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六回 客印月初會明珠 石林莊三孽聚義

詩曰：零落孤身何處投，淒涼玉露點微裘。

飄飄宛似離群鳥，泛泛渾如不繫舟。

掌上珠還增喜色，意中人杳起新愁。

天涯傾蓋成知己，一笑風前解百憂。

話說侯一娘盜馬逃生，任馬所之。出門時已是日落，漸漸天晚。此時正是中秋之後，月色上得漸遲，好一派夜景。但見：

浙浙金風漸爽，瀼瀼玉露生涼。高低螢火亂輝煌，四野蛩聲嘹亮。

天淡銀河垂地，月移樹色蒼茫。數聲砧杵落村莊，敲斷客情旅況。

一娘起初原是乘興而逃，及至夜深，孤身行路，四野風聲，猿啼鶴唳，草木皆兵。正行之間，忽聞人聲，細聽卻似老人咳嗽。心中想道：「此刻怎還有人咳嗽，莫是歹人？」沒奈何，硬著膽任馬所之。再聽，那響聲漸近，走了一會，卻在頭上響，抬頭看時，原來是路旁一株大樹上，有老鸛做窠在上面嗑牙，就像人咳嗽一般。馬竄過樹來，纔放了些心。只見月色朦朧，風聲淅淅，覺得後面似有人追趕來，恐怕是二盜追來，越發心焦。又見前面一個長人，手橫長棍，站在當路。一娘想道：「罷了，今番必是死了，這定是個短路的，至此地位，也只好聽命於天罷了。」及馬到跟前，卻又不是人，卻是一株參天禿樹，上面橫著一個大枝子，宛似人拿著棍子一樣。走過樹，來到一個草坡。馬方下坡來，忽見一個東西有狗大，猛然一跳，從馬頭前竄過去，把馬驚得倒退了幾步，幾乎把一娘掀下來。急帶韁時，那馬把頭搖了兩搖又跑。忽聽得後面一片聲喊，約有二三人的聲音趕來。一娘想道：「不好了，此番必是二盜趕來了！」撒開韁放馬飛跑。正跑間，忽然馬蹄一滑，又幾乎掀下來。勒住馬看時，原來前面有一條澗河阻路，馬蹄已陷在沱內。後面喊聲又起，心中萬分惶苦，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不如死在強盜家裡，還有個全屍，如今只有投河罷。」忽又想道：「我也罷了，只是這孩子可憐！」哭了幾聲，又向天禱道：「靈官菩薩！原許我逃生我纔來的，當此患難之時，如何不來救我？」正說著，那馬猛然聳身一躍，早跳過澗河去了。有詩贊那馬道：

的盧當日跳檀溪，又見孫權敗合肥。

今日夜行能脫險，試看水上玉龍飛。

一娘過得河來，以手加額，頂謝神靈，得脫此難。纔放下心來，忽聽得後面喊聲又起，也過河來了。原來那河上有橋，馬走得慌了，未曾從橋上走過來；那些人的路熟，從橋上過來，故又近了。一娘一腔苦楚又上心來。辰生又哭起來了。後面人聲更近。正在危急，只見遠遠的閃出一線燈光，一娘道：「好了。」帶著馬也不管是路不是路，迎著燈光而走。那田中路又不平，高一步低一步的亂纏亂撞，還虧是匹名馬，若是差些的也難行。

又走了二三里，那燈光到不看見了，喜得月光明亮。走到一林子邊，一娘下了馬，到林子內，見幾處破牆敗壁，把馬牽著走進牆裡伏著，向外望了一會，不見有人聲。復又到牆外來，四下細望，並無人影。原來那干人是趕犂的，都向南去了。忽見燈光在對面樹裡。原來那燈在樹下，遠了倒望得見，越近越低，故此到看不見了。一娘攬著孩子牽著馬，走到樹下看時，卻是三間草屋。從壁縫裡看時，見一女人坐著紡棉。一娘遂上前敲門，那女人問道：「半夜三更，何人叩門？」一娘道：「我是借宿的。」裡面聽是女人聲音，忙開了門，請一娘進去。看那女人，只好三、四歲。兩下見了禮，那女人道：「因何半夜至此？」一娘道：「迷了路徑，特來求宿。」那女人問也不問，便說道：「把行李拿進來，這裡空得緊，恐有失落。」一娘出來把馬上行行李卸下。女人道：「把馬牽到後園去。」一娘扣了馬，又討了個草喂馬，纔進來坐下。女人道：「無奈夜晚沒肴饌奉客，怎處？」燒了壺茶來，一娘向搭裡取出幾個肉饅饅，就熱茶與辰生吃了，問道：「大娘尊姓？為何獨自住此？」女人道：「賤姓朱，丈夫經商在外，有些薄田在此，只得自己來收割。」說著，安排下床鋪與一娘睡了。

一娘睡下，因路上辛苦，倒頭便睡熟了。夢中忽聽得外面有人言語，便驚醒了，怕是歹人。再聽時，外面說道：「前村人家有齋，你何不去趕趁些？」那女人道：「今日有客不得去，你便中代我帶些來罷。」外面又道：「有甚緊要客不得去？」那女人道：「上公在此借宿，山神著我在此守護，恐斑子們無禮。」外面道：「也罷。我去了。」一娘心中駭異，又睡著了。

一覺醒來，已是日出，睜眼看時，忽見日光照在身上，原來是睡大樹之下，房屋也不見了。急忙起來，卻是個墳院。忙喚起辰生，尋馬時，也扣在墳後樹上。收拾起行李，見墳前一塊石碣，上寫道：「朱六娘墓」。一娘看畢，倒身下拜道：「蒙六娘救濟，異日若有好處，必來安墳建醮，報答厚恩。」遂牽馬攜著孩子出墳院來，見一路皆有虎狼腳跡。走出林子來四下觀看，見西邊大路上有人行走，抱了孩子，跨上馬，竟奔大路而來。那馬如飛似箭的向北去了。

原來北方女人騎馬是常事，故不以為異。走了一日，漸漸晚來，路上又無飯店，腹中又餓。又走了一會，纔遠遠望見一座莊村，那馬也餓了，溜了韁從斜裡竟奔莊上來，那裡收得住？任他亂跑，直跑到小橋邊，纔緩緩的行過橋來。見那莊上一簇人家，總是茅簷草屋，到也甚是齊整。但見：

野花盈徑，雜樹遮扉。遠岸山光映水，平畦種麥栽葵。蒹葭露冷輕鷗宿，楊柳風微倦鳥棲。青柏間松爭翠碧，紅蓮映蘆比芳菲。村犬吠，晚鴉啼，牛羊飽食牧童歸。炊煙結霧黃筠熟，正是山家人暮時。

一娘到莊上下馬。見一個婆子出來喚雞，一娘上前迎著道：「婆婆，我是迷了路的，借問一聲。」那婆子見一娘生得俊俏，說道：「此刻還走甚麼路？請到咱家坐。」一娘將馬上行行李解下，放在門樓內，著孩子看著馬。一娘跟著婆子進來，一家女人都來看。婆子道：「這位大娘迷了路來問，我見天色晚了，畜他過一宿去。他這模樣不像是鄉下人。」一娘與眾人見了禮，討些水來洗了臉。婆子道：「快拿米做飯與大嫂吃，定是餓了。」只見一個小廝，慌慌張張跑進來道：「餓了！餓了！快拿飯來吃。」婆子道：「你有甚事忙，一日也不來家吃飯，這樣慌張做甚？」小廝道：「還是為那珠子，老爹去求籤打卦，都說今日有個貴人送來著。我們四處去迎接，從早到此刻也沒見個影兒，叫吃了飯還到大路上去等哩。快些，快些！」那小廝等了一會，守不得飯，又跑去去了。

一娘問道：「是甚麼珠子？」他家一個女兒說道：「是莊主老爹的孫女兒手上帶的三個大珠子，半月前不知怎麼失去了，那孩子日夜的哭著要那珠子。老官兒求神問卜的尋，丫頭小廝使得兩頭跑。」一娘道：「多大的珠子？」那女兒道：「卻也是件好東西，足有雞頭子大，又圓又白，說是女孩子帶著黑夜裡走都不用燈火的，那珠子會放光哩！」婆子道：「這樣東西，原不該帶在孩子手上，歹人見了怎不摘去？沒有嚇壞孩子還是造化哩。不見了半個月，也不知到那裡去了，還想有麼？他也是富有的性兒。」一娘想道：「莫不就是這三顆珠子？強盜原說從小孩子手上摘來的。」遂說道：「我在路上卻拾得三個珠子，不知可是不是？」那婆子聽得，就來討看。一娘道：「須等他原主來看。」婆子道：「可是真話？」一娘道：「我哄你做甚麼？」那婆子飛奔的報信去了。不多時，只見七大八小的跑了一陣，丫頭小廝來圍住一娘，把屋都好擠滿了。那婆子回來道：「老爹來了。」一娘抬頭，只見走進一個老翁來。你道怎生模樣？只見他：

身弱手持藤杖，冰鬚雪鬢蓬鬆。金花閃灼眼朦朧，骨瘦筋衰龍鍾。

曲背低頭緩步，龐眉赤臉如童。深衣鶴氅任飄風，好似壽星出洞。

那老者走進門來，眾人讓開了路，一娘站在下手，深深道了個萬福。老者還了揖，見一娘丰姿秀雅，禮數從容，說道：「請大嫂到舍下去拜茶。」那老者先走，婆子引一娘隨後。來到門前，老者叫道：「小廝把行李帶了進來，把馬牽到槽上去上料。」眾丫

頭簇著一娘母子，又過了一座板橋，纔到莊前。果然好座莊子，但見：

路傍青龍，水纏玄武。一周綠樹遮陰，四下裡黃花鋪徑。草堂高起，盡按五運八門；亭館低昂，真個傍山臨水。轉屋角牛羊飽臥，打麥場鴉鴨聲喧。田園廣布，為農為圃有滋基；廩庫豐盈，乃積乃倉歌樂歲。正是：家有稻筠雞犬飽，戶多書籍子孫賢。

老者邀一娘進莊來，入了中門，早有女眷出來迎接，請到中堂，相見坐下。丫頭獻了茶。老道問道：「請教大嫂上姓？從何處來的？」一娘道：「賤姓魏，山東人氏，因進京探親過此，迷了路，特造貴莊借宿。不意驚動公公，多有得罪。」老者道：「好說。適纔聞那老婆子說，大嫂曾拾得三顆珠子，求借一看。」一娘道：「昨夜從個林子裡過，見草裡有光，取起來看時，卻是三個珠子。纔聽見府上姐兒失落了珠子，數目相同，一時亂道，不知是與不是。」說著向手上解下，遞與老者。老者見了，笑逐顏開道：「正是他。」老者重又作揖相謝道：「我們這裡是薊州所管，此地叫做石林莊，老漢姓客，年近八旬，尚未有孫，止有一孫女，年纔七歲。他母親夢赤蛇銜珠而生，適值老漢自京中回來，換得三顆珠子，就取明珠印月之意，名喚印月。就將這珠子繫在他手上。忽於半月前不知怎麼失去，據他說是被人解去了。孩子整日哭著要，昨老漢去求籤，說今日有個貴人送來，果然大嫂下降。看大嫂儀容，定是個大福氣的。快擺飯來吃，大嫂餓了。」丫頭擺上菜來，老者起身道：「我少陪。」向媽媽道：「叫媳婦出來陪陪。」說畢出去了。

媳婦陳氏出來，見過禮，一娘同婆婆對坐，辰生、陳氏打橫。酒飯上來，吃了一會。一娘道：「請姐兒來坐坐。」陳氏道：「睡覺哩。叫丫頭醒時帶了來。」不一會，丫頭攬了個女孩子出來。一娘看那女兒生得甚是清秀。但見他：

體態自天然，桃花兩頰妍。頭如青黛染，唇若點朱鮮。臂膊肥如瓠，肌膚軟勝綿。髮長纔覆額，分頂漸垂肩。纓絡當胸掛，金珠對耳懸。逍遙無俗氣，謫降蕊珠仙。

那女兒走到婆婆跟前，婆婆道：「這位大娘是送珠子來與你的，你可拜謝大娘。」那女兒真個端端正正拜了一拜。一娘拉著他手兒頑耍，他母親把珠子依舊扣在他手上，便歡喜如故。就伏在一娘懷中頑了一會，纔坐在他母親身邊。婆婆道：「他自珠子弔了，整日的哭，終日茶不茶飯不飯的，此刻就說也有笑也有了。」一娘道：「孩子們心愛的東西不見了，怎麼不想。」

正在飲酒，只見外面搖搖擺擺走進兩個小後生來，一個眉清目秀，一個胖臉重眉，都是頭挽抓髻，身穿青布道袍，便鞋淨襪。婆婆道：「過來作揖。」就坐在婆婆身邊。一娘道：「二位官人是誰？」婆婆指著那清秀的道：「這是外孫李永貞，他父母都去世了，故我帶在身邊。這個劉是老人家朋友之子，也是父母雙亡托孤在我家的，同在這裡讀書。」又飲了幾杯，吃了晚飯，收拾東廂與一娘安歇。一夜無辭。

次日，一娘告辭，婆媳們那裡肯放，說道：「難得大娘到此，寬住些時再去。」一娘道：「舍親久別，急欲一見，遲日再來。」客老道：「也不敢久畜，略住幾日再處。」一娘見他情意諄切，只得住下。原意只過數日，不意八月盡間，秋雨連綿，久陰不止。及至晴時，已是暮秋天氣。好一派淒涼景況，只見：

霜降水痕收，淺碧磷磷映遠洲。征雁北來人未醒，悠悠，月照寒檠無限愁。

涼氣薄微裘，長笛一聲人倚樓。紫豔半開籬菊淨，休休，江上蘆花盡白頭。

一娘一住兩月，天氣漸寒，客老買了些綢緞布匹與他母子做幾身冬衣。天晴了，一娘又要起身，陳氏苦勸，又住下來了。客老道：「不是久畜大嫂，只因北路天寒荒險，連客商都難走，何況你女流家？京中近日米糧甚貴，要五兩多一石，倘到那裡，令親或不在，豈不兩下耽誤了？不如權在此過了冬寒，遇便人，先寄個信去，等到春暖花香時，再去不遲。若大嫂為不方便，我後面西邊收拾幾間潔淨屋與大嫂住，著兩個丫頭伏事你。」陳氏道：「不須別處去，就是我對面房裡好。他一向不在家，我正無人作伴，早晚談談閒話也好。」竟去收拾潔淨，鋪了床帳，將行李搬去。一娘卻不過他一家的情，只得又住下了。陳氏道：「你家哥兒在此閒曠，我家到有現成的先生，何不叫他去讀書識字？」一娘道：「只是打攪得不安。」婆婆道：「先生是我家包定的，不過添些紙筆罷了。」遂擇了吉日，送辰生上學，取名進忠，與李永貞、劉同學。那兩個已是頑劣，不肯讀書的，又添上這個沒籠頭的馬，怎麼收得住野性？那先生不過是村學充渾賬而已，每日三人尋壺燒酒，把先生灌醉了，聽他們閒遊放蕩。客老年邁，也不能照管到，他們終日去踢毬子、打拳、使棒、黏雀、趕獐的頑耍。正是：

日日遊廢學規，詩書不讀任胡為。

小徒頑劣猶堪怨，如此蒙師應殺之。

三人一日在場上頑耍，坐在柳樹下閒談，只見一群鵝自上流游來，那白毛浮綠水，紅掌漾清波，卻也可愛。鵝見了人，都齊聲叫起來。進忠戲將土塊迎面打去，正打在個鵝頭上，那鵝把頭搖了搖，鑽下水去了。三人遂你一塊我一塊亂打。劉拿起塊大磚擲去，剛把個鵝頸項打斷了。李永貞道：「不知是誰家的，莫惹他罵，公公曉得又要合氣了。」劉道：「不妨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拿去煮了吃，只推不曉得。」進忠便將棍子撈上岸來，道：「那裡煮去？」劉道：「土地祠去罷。」永貞道：「不好，和尚是齋，決不肯的，反要說與人知道。不如到前村酒店去好。你們先去，我向外婆討些錢來買酒。」劉將鵝提起，藏在衣服下，不敢走莊前，過了橋，從田埂上轉去，來到個酒店內。那酒店到也幽雅，只見：

前臨大路，後接澄溪。幾叢殘菊傍疏籬，數點早梅依古岸。處處軒窗明亮，層層坐具清幽。翩翩酒旆舞西風，短短蘆簾迎暖日。壁邊瓦甕，白氈滿貯村醪；架上磁瓶，香馥馥新開社醞。白髮田翁親滌哭，紅顏村女笑當壚。

二人坐下，將鵝放下，叫酒保拿去煮，說道：「噫！不是殺的，是打折了的呀。」劉道：「話多。」小二笑著，提到溪邊，退去毛。一會，李永貞也來了，劉道：「有多少錢？」永貞道：「夠一醉了。」小二拿了酒餚，把桌子移到籬籬邊慢酌，等鵝熟了，取面來打餅。飲至下午，都醉飽了起身。劉將銀子與店家，小二道：「多哩。」進忠道：「收著，下次再算。」

三人乘著酒興到野外閒步，只見山坡上睡著一群羊，就如大雪遍地。三人走到跟前，有四五個牧童坐在地上玩耍，見是莊上三位官人，都齊站起來。進忠道：「這群羊有多少？」牧童道：「有三千多只，莊上老爹有二千多只，前村鮑家一千多，陳家三百有零。」永貞道：「總在一處，怎麼分得出？」牧童道：「各有印記號頭的，吹起號頭來，便各自歸群了。」劉道：「你分開我們看。」那牧童呼了幾聲哨子，各家的羊果然分開三處站立。三人拍掌大笑道：「妙呀，這羊可會鬥麼？」牧童道：「怎麼不會？」進忠道：「你叫他鬥鬥看。」牧童道：「今日晚了，明日鬥罷。」三人攜手同歸。

次日早飯後，便往羊坡上來，見牧童都在棚裡吃飯，羊尚未出棚。三人前後頑了一遍，見牧童驅羊出圈，隨後跟來山坡下。等羊吃了半日草，牧童纔哨兩聲，那羊都齊齊擺開，分為三隊。幾個牧童在中間跳舞了一會；又喚了幾聲，那羊忽的鬥起來了，也各張聲勢一般進退有法。鬥了一會，牧童執著鞭子分開來。進忠道：「再鬥一會何妨。」牧童道：「恐鬥起性來，有傷損哩。」三人又到酒店內飲酒，喚了牧童跟到店內，賞你們酒吃。從此終日無事，便來看鬥羊、飲酒，引得些孩子們都來看。又在前後莊上聚集五六個孩子，分為兩隊，進忠為元帥，永貞為軍師，劉為先鋒，四個牧童為頭目。剝木為刀，砍竹為標，操演鬥陣，先鬥人陣，後鬥羊陣。一日，羊鬥起性來，觸死了幾隻，便剝了皮，就在羊棚內煮熟了，買了一石酒來，大賞三軍。三人上坐，四個頭目坐在肩下，眾孩子分作兩班席地而坐，大酒大肉吃了一日。又到莊上備了馬來，眾人簇擁著元帥，得勝而歸。自此日日來頑耍，攪亂村莊，只瞞著客老一個。

一日晚間，三人吃得大醉，乘著月光信步而行，不覺走錯了路，忘記過橋，便一直向南走去，說著揀大路走。走有一個更次，來到一座大樹林子，三人走進林內，見有座破廟。三人坐在門樓下觀看，只見那廟：

寂寞房廊倒榻，荒涼蔓草深埋。雨淋神像面生苔，供桌香炉朽壞。

侍從倚牆靠壁，神靈臂折頭歪。燕雀巢窠積成堆，伏臘無人祭賽。

進忠道：「這是個甚麼廟，如此倒塌？」永貞道：「這是個三義廟，聞得公公說，張翼德是我們這裡人，故立廟在此。前日要

約前後莊出錢修理。」劉道：「我想當日劉、關、張三人在桃園結義，誓同生死，患難不離。後來劉玄德做了皇帝，關、張二人皆封為神。我們今日既情投意合，何不學他們，也拜為生死弟兄，異日功名富貴、貧賤患難，共相扶持，不知你們意見若何？」二人道：「甚妙。」三人尋路歸來。次日，擇了吉日，宰了一肥羊，買了一大壇酒並金銀紙馬，叫了幾個孩子抬到廟上擺齊，對神歃血為盟。進忠年長為兄，永貞第二，劉第三。正是：

德星未見從東聚，惡氣初看自北來。

畢竟不知三人結義後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